

武警学院政治系《比比看》编写组

比比看

——社会主义信念教育资料手册

B
I
B
I
K
A
N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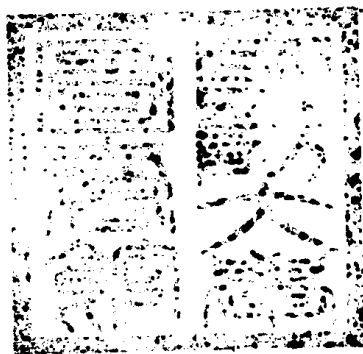
2 020 6402 3

比 比 看

——社会主义信念教育资料手册

武警学院政治系《比比看》

编 写 组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比 比 看

——社会主义信念教育资料手册

武警学院政治系《比比看》编写组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23印张 487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7—5014—0520—4/D·312

定价9.00元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王常富

副主任：（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李振钧 熊发启

委 员：王义成 刘良顺 牟振基

主 编：牟振基

副主编：（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书祥 邱景贵

赵子良 高文锦

总编务：刘玉春

序 言

《比比看——社会主义信念教育资料手册》一书，是我院政治系为了配合全国正在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信念教育编辑出版的。在这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之机，我想对社会主义信念教育的问题，谈两点粗浅的看法。

一、普遍加强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结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旗帜和强大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征途中，我们老一代革命者所以能够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排除一个个艰难险阻，搬掉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靠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应当说，在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比

较牢固的。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又普遍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呢？这同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有密切联系。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当代，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社会主义来看，在取得了巨大发展和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曲折；（2）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具体环节还不够完善，还有一些缺陷，特别是传统僵化的经济体制，很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3）执政党在某一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一度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从资本主义来看，在垄断资本主义停滞腐朽的总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发展的推动下，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化学工业等迅速兴起，国民经济一度获得了较迅速的发展；（2）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普遍推行了所谓“福利制度”和“高消费”政策，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3）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具有欺骗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4）国际反动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策略逐步由武装干涉为主转变为以“和平演变”为主。

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也极不相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为了美

化资本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帝国主义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把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挫折污蔑为社会主义的“夭折”、“破产”和“失败”。与这些国际大气候相适应，在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也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极力鼓吹“全盘西化”，胡说“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中国特色并不是好概念”。在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和诱发下，社会上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甚至受骗上当，充当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推行“和平演变”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灭亡，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意识形态领域中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始终存在。因此，为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就必须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中，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有人担心，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不会取得什么显著效果。其实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千真万确的科学理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而，只要我们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就必然为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所接

受，变为他们的崇高信仰。第二，尽管现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挫折，它终究要被觉悟起来的人民群众所战胜，历史是决不会倒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后，不也发生过多次曲折和反复吗？但是，历史并没有重新倒退到封建主义社会中去。今天，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重新退回到资本主义阶段。挫折和失败教育了群众，觉悟了的群众必将会把历史推向前进。第三，现在不管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怎样的曲折，但是比起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比起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时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多得多。既然在那时，一切进步的人们都可以牢固树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们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呢？因此，一切悲观情绪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老一辈革命者在敌人的刺刀面前，都从不屈服，写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悲壮诗篇。今天的年轻一代也一定能够排除万难，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胜利前进！

二、科学的比较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教育的有效方法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只要加以正确的比较，就会作出科学的结论。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的比较呢？

首先，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明确的比较目的。在运用比较法分析和认识自然现象时，一般不会直接涉及到不同阶级的利益。但是，在运用比较法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时，就一定会涉及到不同阶级的利害关系。因此，这种比较必然要受人们的阶级立场所制约，阶级立场不同，比较的目的也截然不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目的就是为了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和“优越性”，以瓦解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支柱，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策动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然而，他们这种比较，是违背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非科学的，因而，他们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这种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以增强人们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英勇献身。很显然，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树立这样的比较目的，才是唯一正确的。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青年人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进行两种制度的比较，既不应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也不应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其实，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尚未彻底消亡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必然要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所谓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是不存在的。问题只能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才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两种制度的比较，

才有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进步、最大公无私、最具有远见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正确地引导广大人民去争取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同科学性是高度统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两种情况的对比，才能作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所谓“不偏不倚”的公正比较，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愚弄人民群众的鬼话，我们决不能上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向我们表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够从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变成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烈火洪流，从一种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就是因为它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其次，要有正确的比较标准。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谁优谁劣，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正确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往往把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发生过挫折和困难，作为判断它是否优越的标准。显然，这是不科学的。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没有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是直线发展的，不论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都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反复。甚至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封建社会的

痕迹。毫无疑问，同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相对立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尽善尽美的，更不能设想不经过任何曲折就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因此，如果用这一标准来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那不等于宣布一切新生的社会制度都是不优越的吗？试想，即使那些稍微明智一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会作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两种社会制度优劣的比较，也不能用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和物质丰裕的程度作为根本标准。因为：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化的起始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起始到现在只有不到四十年的发展史；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掠夺，积累了大量的发展资本，而我国长期遭受它们的剥削和掠夺，造成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发展资金长期不足。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①这就是说，人们只能从既得的生产力出发，逐步把它推向更高的水平，不能任意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生产力。既然如此，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硬要以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作标准进行两种制度优劣的比较，那势必要得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结论，结果只能是越比越泄气，民族自尊心比没有了，社会主义信念比垮了。这种不科学的比较究竟有利于谁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1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不同社会制度谁优谁劣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就是生产力或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能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优越的；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是落后的、腐朽的，它迟早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并为其服务。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能动的反作用，当上层建筑为新的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是先进的上层建筑，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当它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是陈旧的上层建筑，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制度，由此不难看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归根到底是看它能否容许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是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最根本的客观标准。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就是指它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的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

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最后，要有科学的比较方法。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当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等方面，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因此，如果不能采取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透过纷乱复杂的现象，抓住最本质的可比因素进行比较，从而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就作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结论，就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最科学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两种制度的比较呢？

第一，要善于运用抽象法进行比较。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抽象法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是通过分析，抽掉社会经济、政治的各种复杂的具体的表象，揭示社会制度本质的一种方法。我们已经知道，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或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又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社会制度本质因素的作用和非本质因素的作用，还有非本社会制度因素（如旧制度、旧思想的痕迹）的作用，以及非社会制度因素（如科学技术的因素）的作用等等。我们运用抽象法进行两种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6页

会制度优劣的比较，就是要把那些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因素和非本社会制度固有的因素舍掉，抓住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可比因素进行对比，看一看哪种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哪种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例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曾出现过严重的曲折，而在同一时期，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比较快。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用抽象法进行分析比较，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各种复杂的因素捆在一块进行简单比较，那势必要得出错误的结论。

反之，如果运用抽象的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五、六十年代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所以比较快，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生产力加速发展规律作用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严重曲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而主要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引起的。因此，只有把这些因素抽象掉，将两种社会经济放在同等条件下加以比较，才能从本质上比出哪种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第二，要坚持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在社会制度优劣的比较中，有人认为，只有用社会主义中国同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横向比较才能说明问题。谁要坚持新旧中国的纵向比较，谁就被说成是“只向后看，不向前看”、“陶醉于已有的成绩”。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

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是根据其比较的方式不同划分的两种比较方法。所谓纵向比较，是指同一对象不同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的比较，也就是同一对象在历史形态

上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弄清事物的历史渊源和来龙去脉，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所谓横向比较是指不同事物在同一标准下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弄清事物本质区别，把握事物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对事物进行定性鉴别和数量分析。由此可见，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比较方法，不能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必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首先应着眼于新旧中国的纵向比较。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起飞，离不开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和具体国情。同样，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离不开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是它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前面曾讲到，中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极端落后，历史遗留给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底子薄、人口多，80%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底子薄，主要表现在，原有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业也十分落后，国家的财力十分不足，全国解放时的1949年，社会总产值只有55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建筑业总产值只有4亿元，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生铁产量只有25万吨，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瓩小时，水泥只有66万吨，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4万辆，粮食只有11318万吨，棉花只有44.4万吨，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点很低；人口多，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是又带来了就业难、人均消费量特别大和资金积累困难等问题；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工

业、交通地区布局不合理，必然要经济发达地区抽出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支援落后地区，这又不能不影响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仅仅经过40年的建设，到1988年，社会总产值就已经达到29847亿元，增长了52.59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089亿元，增长了50.69倍；工业总产值达到18224亿元，增长了129.17倍；建筑业总产值达到2967亿元，增长了740.75倍；钢产量达到5943万吨，增长了375.14倍；生铁产量达到5704万吨，增长了227.16倍；原油达到13705万吨，增长了1141.08倍；发电量、水泥、农用化肥分别增长了125.29倍、317.39倍、2899.33倍。粮食、棉花分别增长了2.48倍和8.34倍。许多工农业产品都跃居世界的前列。并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以上的人口，使绝大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的生活，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小康生活过渡。全国人民平均消费质量已经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居世界第44位，许多科研成果和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连国外人士都感到吃惊的世界奇迹。如果没有这种纵向比较，怎么能够说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怎么能够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够说明现代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什么还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不难看出，如果否定了这种纵向比较，就不能充分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然，我们也不惧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横向比较。只要标准、方法对头，通过这种比较，不仅有利于弄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彻底肃清一切“趋同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出我国社会主义制